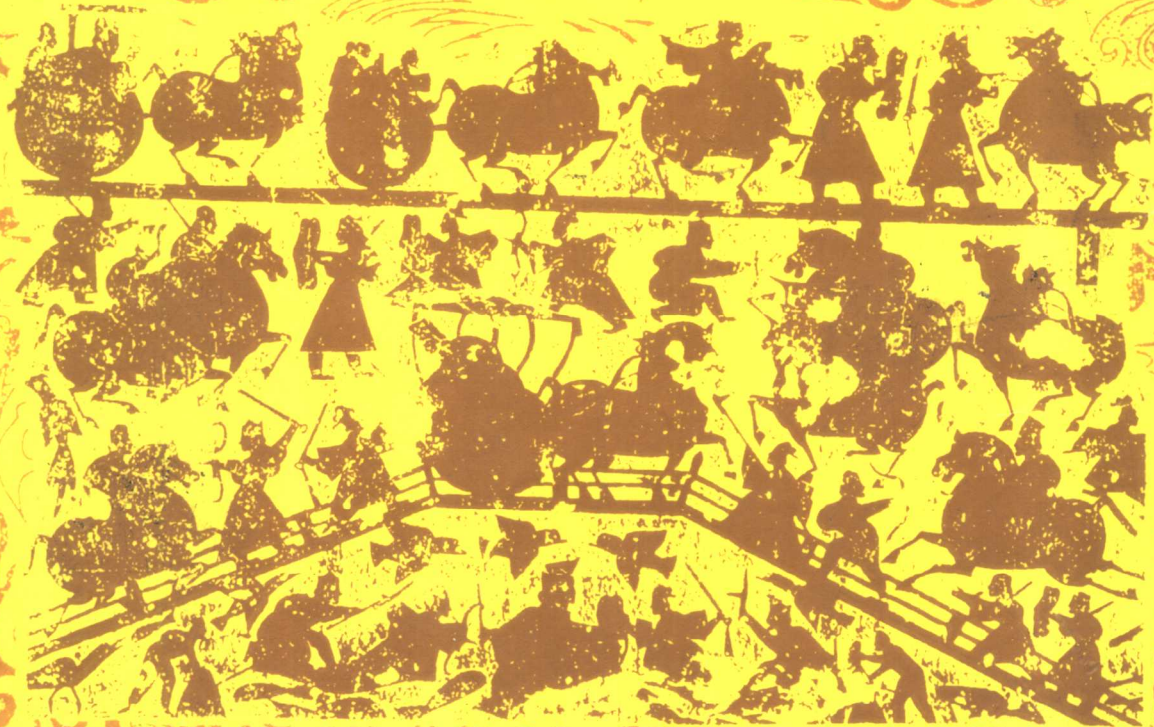


全注 全译

史記

下冊



全注
全译

史记

下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全注史记(全三册)
全译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13印张 5,80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0—15000

ISBN 7-80504-378-7/G·66 定价:330.00元

目 录 (下册)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赵 超 注译 (2207)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何法周 注译 (2221)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谢孝莘 注译 (2233)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魏连科 注译 (2247)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陈 抗 注译 (2257)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陈 抗 注译 (2273)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骈宇騫 注译 (2289)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李祖德 注译 (2301)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骈宇騫 注译 (2317)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胡平生 注译 (2347)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胡平生 注译 (2361)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骈宇騫 注译 (2379)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骈宇騫 注译 (2387)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王瑞来 注译 (2407)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李解民 注译 (2423)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陈 抗 注译 (2431)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李解民 注译 (2455)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马 怡 注译 (2491)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魏连科 注译 (2501)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魏连科 注译 (2521)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魏连科 注译 (2529)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骈宇騫 注译 (2543)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魏连科 注译 (2569)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魏连科	注译 (2583)
史记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魏连科	注译 (2591)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魏连科	注译 (2615)
史记卷九十七	酈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陈 抗	注译 (2535)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魏连科	注译 (2655)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盛冬铃	注译 (2663)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胡平生	注译 (2679)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施 丁	注译 (2689)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魏连科	注译 (2703)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骈宇騫	注译 (2715)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施 丁	注译 (2727)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魏启鹏	骈宇騫 注译 (2739)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骈宇騫	注译 (2779)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胡平生	注译 (2799)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马 怡	注译 (2819)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谢孝莘	注译 (2831)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谢孝莘	注译 (2847)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谢孝莘	注译 (2903)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魏连科	注译 (2941)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刘 驰	注译 (2971)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刘 驰	注译 (2985)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夏应元	注译 (2993)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杨世钰	注译 (3001)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何法周	谢桂荣 注译 (3013)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陈 抗	注译 (3087)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盛冬铃	注译 (3117)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胡平生	注译 (3125)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盛冬铃	注译 (3139)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盛冬铃	注译 (3159)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余太山	注译 (3191)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刘宗汉	注译 (3213)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骈宇騫	注译 (3223)

-
-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陈绍棣 注译 (3231)
-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李祖德 注译 (3257)
-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吴树平 冯晓林 注译 (3271)
-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盛冬铃 注译 (3319)
-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施 丁 注译 (3351)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赵 超 注译

樗里子者，^{〔1〕}名疾，秦惠王之弟也，^{〔2〕}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3〕}秦人号曰“智囊”。^{〔4〕}

【注释】〔1〕“樗里”，古代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樗”，音 chū，臭椿树。子是古代对成年男人的尊称。〔2〕“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名叫嬴驷，公元前三三七年至前三一一年为秦王。〔3〕“滑稽”，音 gǔ jī，古代的一种酒器，《汉书·陈遵传》引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由于它可以转注吐酒，人们借用来比喻出口成章，言语无穷竭的才人，现在则泛指令人发笑的语言行动。〔4〕“号曰”，称他为。“智囊”，指富于智慧，多谋善算的人，意为充满智谋，像囊盛满物一样。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1〕}使将而伐曲沃，^{〔2〕}尽出其人，^{〔3〕}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虜赵将军庄豹，拔蔺。^{〔4〕}明年，助魏章攻楚，^{〔5〕}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6〕}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7〕}

【注释】〔1〕“爵”，作动词用，封授爵位。“右更”，秦国爵位中的第十四级。〔2〕“将”，动词，率领军队。“曲沃”，魏国城邑，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与今曲沃县非一地。《史记志疑》认为，此处记载错误，应为二十四年，即后元十一年，非八年。所伐据《秦本纪》所载为焦，曲沃已在此前被秦取得。《秦本纪》称“庶长疾”，似尚未任右更。〔3〕“出其人”，把居民驱赶出去。〔4〕“庄豹”，《秦本纪》、《赵世家》等均作“赵将庄”，疑“豹”为衍字。“蔺”，赵国城邑，在今山西省离石县西。〔5〕“魏章”，秦将名。〔6〕“汉中”，即今陕西省南部汉中、商洛至湖北省西北部十堰一带。〔7〕“严君”，秦国封爵号。《史记索隐》认为可能是封于严道，即今四川省荣经县。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1〕}逐张仪、魏章，^{〔2〕}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3〕}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4〕}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5〕}让周，^{〔6〕}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

犹，遗之广车，^{〔7〕}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8〕}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9〕}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10〕}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注释】〔1〕“武王”，秦武王嬴荡，公元前三一〇年至前三〇七年在位。〔2〕“张仪”，魏国人，战国时纵横家，曾任秦相、魏相，详见本书《张仪列传》。〔3〕“宜阳”，韩国城邑，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4〕“车百乘”，一百辆兵车。“乘”，音shèng，古代计量车马的单位，一般以四马一车为一乘。“周”，指迁到洛邑的东周王廷。〔5〕“楚王”，指当时的楚国怀王熊槐，公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6〕“让”，责怪，指责。〔7〕“知伯”，又作“智伯”，春秋时晋国大夫荀瑶。“仇犹”，古代小国名，在今山西省孟县。此处有脱文。《战国策》作“遗之大钟，载以广车”。是说智伯送给仇犹国大钟，用大车运去。据《战国策·周策》、《韩非子·说林》、《吕氏春秋·权勋》等载，仇犹国君为了得到大钟，专门开通山路，而晋军便随着送钟的车从大路进入仇犹，将其灭掉。〔8〕“齐桓公伐蔡”，此事详见《管晏列传》。〔9〕“观焉”，《战国策》作“戒之”。〔10〕“卫疾”，保卫樗里疾。

秦武王卒，昭王立，^{〔1〕}樗里子又益尊重。

【注释】〔1〕“昭王”，秦昭襄王嬴稷，公元前三〇六年至前二五一年在位。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1〕}蒲守恐，请胡衍。^{〔2〕}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矣。”^{〔3〕}夫卫之所以为卫者，^{〔4〕}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5〕}兵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6〕}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7〕}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8〕}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9〕}曰：“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10〕}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于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11〕}皮氏未降，又去。

【注释】〔1〕“蒲”，卫国城邑，在今河南省长垣县。〔2〕“胡衍”，卫国大臣。〔3〕“赖”，赢，利益。〔4〕“卫”，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在今河南省中部，详见《卫康叔世家》。〔5〕“西河”，指今陕西省东北部，黄河以西的地区，当时称上郡等地，原属魏国，后被秦国占领。〔6〕“罪公”，降罪于你。〔7〕“德”，对……施与恩德。〔8〕“蒲守恐”，一本无“恐”字，《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恐”与下句“因”字均为衍文。〔9〕“效”，奉送。此处只说胡衍得金，据《战国策》，樗里子也得到金三百斤。〔10〕“南面”，古代以坐北面南为尊位，天子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取南面。这里指为卿、大夫一类的尊位。〔11〕“皮氏”，魏国城邑，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1〕}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2〕}未央宫在其西，^{〔3〕}武库正直其墓。^{〔4〕}秦人谚曰：“力则任鄙，^{〔5〕}智则樗里。”

【注释】〔1〕“章台”，秦国离宫中的高台，原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2〕“长乐宫”，西汉主要宫殿群之一，遗址在渭河以南，今西安市西北。〔3〕“未央宫”，西汉皇宫主要宫殿，在长乐宫西南。〔4〕“武库”，西汉未央宫中储存武器及其他用品的仓库，近年未央宫、武库等地都由考古学者进行了发掘，确定了遗址范围。〔5〕“任鄙”，秦武王属下的大力士，曾任汉中郡守。

甘茂者，下蔡人也。^{〔1〕}事下蔡史举先生，^{〔2〕}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3〕}

【注释】〔1〕“下蔡”，古代地名，在今安徽省凤台县。〔2〕“事”，服事，以……为师。“下蔡”，《战国策》、《韩非子》皆作“上蔡”。〔3〕“略定”，攻占，平定。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煇、相壮反，^{〔1〕}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

【注释】〔1〕“蜀侯煇、相壮反”，《史记志疑》据

《秦本纪》、《六国年表》等认为，蜀相陈壮杀蜀侯通在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蜀侯煇反在昭襄王六年，不能合为一事。但此处所指并非陈壮杀原蜀侯，可能另有其事。《史记志疑》所说根据不足。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1〕}以窥周室，^{〔2〕}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3〕}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4〕}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5〕}名曰县，其实郡也。^{〔6〕}今王倍数险，^{〔7〕}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8〕}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9〕}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10〕}逾墙而走。^{〔11〕}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12〕}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13〕}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14〕}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15〕}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16〕}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17〕}乐羊再拜稽首曰：^{〔18〕}‘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19〕}樗里子、公孙奭

二人者挟韩而议之，^{〔20〕}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21〕}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22〕}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23〕}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24〕}

〔注释〕〔1〕“容车”，《释名·释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所以隐蔽其形容也。”本义指有车帷盖的密封小车。《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容车是指可以容纳下车辆的通路。据下文“以窥周室”的字面意义，偷看与有帷盖的小车正相符合。秦王意在东征，不是光明正大地去见周天子，以“容车”、“窥”作比喻正说明其用心。“三川”，指今河南省西部洛阳地区，因黄河、洛河、伊水三条河流穿越其中而得名。东周王室及韩国等占有这一地区。〔2〕“窥”，窥测，偷看。〔3〕“息壤”，秦国城邑，所在不详。〔4〕“宜阳”，韩国城邑，在今河南省西部宜阳县西。〔5〕“上党”，韩国城邑，在今山西省长子县以东。“南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当时北部属韩国。〔6〕“其实郡也”，实际上是郡了。郡、县为古代行政区，郡下辖县。〔7〕“倍”，与“背”通，背离。“数险”，多处险要地势，指函谷关、崤山等，古代作战多凭借险要，背离险要深入，被认为是不利于取胜的。〔8〕“曾参”，孔子的学生，七十二贤人之一，鲁国南武城人。“费”，鲁国城邑，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9〕“自若”，和自己往常一样，形容平静镇定的样子。〔10〕“投杼下机”，扔掉织布梭子，跳下织布机。“杼”，音 zhù，梭子。〔11〕“逾墙”，越过墙。〔12〕“非特”，不仅仅。〔13〕“并”，并吞。“巴”，古代小国名，地在今四川东部及湖南、湖北西部。“蜀”，古代国名，地在今四川中、西部。〔14〕“上庸”，古代

县名，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15〕“多张子”，推崇张仪。“贤先王”，认为先王贤明。“多”、“贤”均作动词使用。〔16〕“魏文侯”，魏斯，公元前四四五年至前三九六年在位。“乐羊”，魏国将领。“中山”，春秋战国时的白狄族小国，地在今河北省中部，战国初建都于顾，即今定县西。〔17〕“谤书”，诽谤、攻击人的信件文书。“篋”，音 qiè，小箱子。〔18〕“稽首”，古代最恭敬的敬礼方式，跪在地上，将前额贴到地面。一说头不触地，只触到拄在地面的手上。〔19〕“羁旅”，在异国或外地作客。“羁”，音 jī。因为下蔡属于楚国，所以甘茂这样说。〔20〕“公孙奭”，秦国大臣。《战国策·秦策》作公孙衍。“奭”，音 shì。〔21〕“公仲侈”，韩国相国。徐广称：“侈”，一作“冯”。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写作“公仲侧（侧）”（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三《战国纵横家书》），当以“侧”为正。〔22〕“息壤在彼”，息壤就在那里。指秦武王与甘茂在息壤的盟誓。〔23〕“大悉”，全部，极大量地。“起兵”，发动军队。〔24〕“入谢”，到秦国来谢罪。“平”，定和约。

武王竟至周，^{〔1〕}而卒于周。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2〕}乃以兵围韩雍氏。^{〔3〕}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4〕}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5〕}今雍氏围，秦师不下殽，^{〔6〕}公仲且仰首而不朝，^{〔7〕}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8〕}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9〕}秦王曰：“善。”乃下师于殽以救韩。楚兵去。

【注释】〔1〕“竟”，最终，终于。〔2〕“楚怀王”，即熊槐，公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后被秦囚禁，死在秦国。“丹阳”，古城邑，在今河南省淅川县以西。〔3〕“雍氏”，韩国城邑，在今河南省禹州市东北。〔4〕“因甘茂”，托请甘茂，通过甘茂进言。〔5〕“方”，依托。“扞”，音 hàn，抵御。〔6〕“下轂”，从崤山上打过来。“轂”，音 yáo，与“崤”同，山名，在今河南省西部与陕西省交界处。〔7〕“且”，将要。“不朝”，不去朝见君王。〔8〕“公叔”，公叔伯婴，当时韩国太子。〔9〕“孰与”，何如。“孰”作为疑问代词。

秦使向寿平宜阳，〔1〕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2〕故任用。向寿如楚，〔3〕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4〕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5〕“禽困覆车。〔6〕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7〕封小令尹以杜阳。〔8〕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阬于秦，〔9〕愿公孰虑之也。”〔10〕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11〕曰秦韩之交可合也。”苏代对曰：“愿有谒于公。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12〕不如公孙爽；其智能公也，〔13〕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14〕彼有以失之也。〔15〕公孙爽党于韩，〔16〕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17〕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

必亡之，是自为责也。〔18〕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爽而后委国于甘茂。〔19〕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僻仇也。”〔20〕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21〕反宜阳之民，〔22〕今公徒收之，〔23〕甚难。”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颖川于楚？〔24〕此韩之寄地也。〔25〕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26〕秦楚争强，而公徐过楚以收韩，〔27〕此利于秦。”向寿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爽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28〕是以公孙爽、甘茂无事也。”〔29〕

【注释】〔1〕“向寿”，秦国大臣，下文称其为宣太后外族，即秦宣太后（昭王母）的娘家亲属。〔2〕“少相长”，从小就互相尊重，互相爱敬。〔3〕“如”，到……去。《史记集解》引徐广注称：一作“和”。〔4〕“厚事”，以丰厚的待遇服侍他。〔5〕“苏代”，战国纵横家，著名的谋士，东周洛阳人，为苏秦之弟，详见本书《苏秦张仪列传》。〔6〕“禽困覆车”，禽鸟被逼急了也能把车子掀翻。〔7〕“解口”，秦国地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南。《史记正义》认为解口即开口说话，欠通。〔8〕“小令尹”，战国时代官职名，楚国以令尹为最高职位，小令尹可能是低于令尹的官职。“杜阳”，秦国地名，在今陕西省麟游县。〔9〕“私徒”，私人的部属。“阬”，音 è，堵塞，阻挡。〔10〕“孰”，与

“熟”通，深。〔11〕“谒”，音 yè，拜见，说明。〔12〕“爱习”，亲近宠爱。这里是说对向寿的亲近宠爱程度。〔13〕“智能”，认为……有智慧才能。也是指认为向寿有智慧才能的程度。〔14〕“主断”，做主，决断。〔15〕“以”，原因，缘故。〔16〕“党于韩”，与韩国结为一党，偏向于韩国。〔17〕“异之”，与他们不同。〔18〕“自为责”，自己造成过错，受到责罚。〔19〕“委国”，把国家交托给。〔20〕“外举不僻仇”，举荐外部的人不回避仇敌。出自《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荐贤一事。“僻”，通“避”，回避。〔21〕“武遂”，韩国城邑，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22〕“反”，与“返”同，返回，归还。〔23〕“徒”，白白地，平白无故地。〔24〕“奚”，为什么，疑问副词。“以秦”，凭借秦国的力量。“颍川”，韩国故地名，在今河南省禹县，为韩国旧都阳翟所在。〔25〕“寄地”，寄存、寄托在别国手中的土地。〔26〕“交走”，交相奔走，争着来。〔27〕“徐过”，慢慢地责备。〔28〕“过”，动词，责备，归罪于……。《史记集解》引徐广注称：“过”，一作“适”。〔29〕“诛”，惩罚。〔30〕“无事”，无所作为。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1〕茂惧，辍伐魏蒲阪，〔2〕亡去。樗里子与魏讲，〔3〕罢兵。

【注释】〔1〕“谗甘茂”，说甘茂的坏话。〔2〕“辍”，停顿，停下。“蒲阪”，魏国城邑，在今山西永济县。《六国年表》及上文均作“伐皮氏”，此处有误。〔3〕“讲”，和解，讲和。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1〕臣闻贫人女与富人

女会绩，〔2〕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3〕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4〕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余光振之。”〔5〕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已，因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6〕自殽塞及至鬼谷，〔7〕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8〕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9〕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贄，〔10〕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曰：〔11〕“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12〕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13〕

【注释】〔1〕“容迹”，容身。〔2〕“会绩”，在一起绩麻。〔3〕“得一斯便焉”，得到共有的这一点方便。〔4〕“困”，困窘。“当路”，掌有权力。〔5〕“振”，拯救。〔6〕“累世”，连续几代。指甘茂在秦惠王、武王、昭王几代都任大臣。〔7〕“殽塞”，即崤山。“鬼谷”，秦国地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东。《战国策》作“槐谷”，梁玉绳引《后语》注认为“槐里之谷”，也在关中。〔8〕“图秦”，图谋秦国。〔9〕“然则”，然而，那么说。〔10〕“贄”，音 zhì，古代初次拜见时送给对方的礼物。〔11〕“齐湣王”，名田地，公元前三二三年至前二八四年在位。“湣”，音 mǐn。〔12〕“德”，感激，以……为恩德。〔13〕“复”，免除赋税及徭役。“市”，购买，此处指收买人心。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1〕}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蠡曰：^{〔2〕}“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3〕}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也，^{〔4〕}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贱不廉闻于世，^{〔5〕}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6〕}而内行章义之难，^{〔7〕}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8〕}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9〕}越国乱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巨过矣。^{〔10〕}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则莫若向寿者可。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11〕}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

【注释】〔1〕“合婚”，结成婚姻。徐广注：“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2〕“范蠡”，楚臣。“蠡”，音 xuān，又作“蜺”。〔3〕“孰可”，谁可以。“孰”，谁。〔4〕“监门”，看守城门的小官。〔5〕“苟贱不廉”，苟且，卑贱，不廉洁。《战国策》作“苛廉”，《韩非子》作“苛刻”。〔6〕“召滑”，人名。“越”，春秋国名，在今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部及浙江省北部。〔7〕“章义”，有多种解释。

徐广认为一作“句章、昧”，指句章之地（越国地名）与唐昧（楚将）。《史记索隐》称：佯彰恩义，包藏祸心，是以字义强解。现多以“章义”为一越人姓名。〔8〕“塞”，筑成关塞。“厉门”，当时通向岭南的要路口。“郡”，设置郡。“江东”，指安徽芜湖以下长江段的江南岸地区。因此段长江自南折向北，故江南岸位于江东。〔9〕“计”，估计，揣摸。〔10〕“巨过”，大过失。〔11〕“听事”，处理国事。

甘茂有孙曰甘罗。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1〕}

【注释】〔1〕“吕不韦”，秦相国，卫国濮阳人。原为富商，因帮助秦庄襄王即位，掌握了秦国重权，后被秦始皇杀死。详见本书《吕不韦列传》。

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1〕}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2〕}秦使张唐往相燕，^{〔3〕}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4〕}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5〕}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6〕}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7〕}甘罗曰：“大项囊生七岁为孔子师。”^{〔8〕}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9〕}于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10〕}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

胜攻取，破城堕邑，^{〔11〕}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也，^{〔12〕}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13〕}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14〕}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15〕}令装治行。^{〔16〕}

【注释】〔1〕“秦始皇帝”，嬴政，见本书《秦始皇本纪》。“蔡泽”，燕国人，秦昭王时曾任相国。〔2〕“燕王喜”，姬喜，公元前二五四年至前二二一年在位。“太子丹”，姬丹，燕王喜的太子。“质”，作人质。〔3〕“张唐”，字卿，秦国大臣。〔4〕“广”，扩大。“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地区。〔5〕“与”，给予。〔6〕“行之”，让他出行。〔7〕“女”，与“汝”通，你。〔8〕“大项橐”，项橐（音 tuó）是春秋鲁国童子，传说他七岁时为孔子老师，故尊称为“大”。《战国策》作“夫”。“孔子”，见本书《孔子世家》。〔9〕“遽”，音 jù，急剧，突然。〔10〕“武安君”，即白起，秦国名将。见本书《白起王翦列传》。〔11〕“堕”，音 huì，与“隳”通，毁坏。〔12〕“应侯”，即范雎，秦相国。详见本书《范雎蔡泽列传》。〔13〕“与”，与“欤”通，疑问助词，类似“吗”。〔14〕“咸阳”，秦国都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杜邮”，亭驿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5〕“因”，由于……的原因。“孺子”，儿童，小孩子。〔16〕“令装治行”，命令准备行装上路。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昔甘茂之孙甘罗，

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甘罗。^{〔1〕}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无异故，^{〔2〕}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3〕}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4〕}令秦有十一。

【注释】〔1〕“赵襄王”，即赵悼襄王赵偃，公元前二四四年至前二三六年在位。“郊迎”，到城外来迎接。〔2〕“异故”，其他的原因。〔3〕“赍”，音 jì，送东西给人。〔4〕“上谷”，战国郡名。在今河北省西北部。近代学者多认为历史上并无赵国攻取燕国三十城的事，这里是战国纵横之士的妄言，并非事实。

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1〕}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注释】〔1〕“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史记志疑》认为：甘罗十二为丞相，此世俗妄谈。误已久矣。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甘茂起下蔡间阎，^{〔1〕}显名诸侯，重强齐楚。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

笃行之君子，〔2〕然亦战国之策士也。〔3〕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4〕

【注释】〔1〕“闾阎”，里巷的门，用来代指平民百姓。〔2〕“笃行”，行为敦厚。〔3〕“策士”，谋士，特指战国时的纵横家们。〔4〕“趋”，趋向于。

译文

樗里子这个人名叫疾，是秦惠文王的弟弟，和秦惠文王不是一个母亲。他的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能言善辩，富于才智，秦国人都把他称作“智囊”。

秦惠文王八年，授予樗里子右更的爵位，让他领兵去攻打曲沃，把那里的人全驱赶走，夺取了城池，将土地归入秦国。秦惠文王二十五年，让樗里子任将军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将军庄豹，攻克了蔺城。第二年，他协助魏章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将屈丐，夺取了汉中的土地。秦国封赏樗里子，封号叫作严君。

秦惠文王去世，太子秦武王即位，驱逐了张仪和魏章，而让樗里子、甘茂任左、右丞相。秦国派甘茂去攻打韩国，攻克了宜阳。派樗里子以一百辆战车进入周王国内。周王用步兵去迎接樗里子，表现得非常尊敬他。楚王愤怒了，责怪周国，由于他们看重秦国的宾客。游腾为周王去向楚王游说，说：“智伯攻打仇犹时，派大车到仇犹去，接着派兵跟在后面，仇犹就被灭亡了。为什么呢？是仇犹没有防备的原因。齐桓公攻打蔡国，号称是去诛伐楚国，但实际上是偷袭蔡国。现在秦国是一个虎狼一样的国家，派樗里子用上百辆兵车到周国来。周王看到仇

犹和蔡的借鉴，所以让持长戟的士兵在前面，持强弩的士兵在后面，名义上是保卫樗里子，实际上是在囚禁他。而且周王难道能不为了他的国家担忧吗？他害怕一旦亡了国会使得大王您感到忧虑。”楚王这才高兴了。

秦武王去世，昭王即位，樗里子又更加受尊重。

昭王元年，樗里子准备要攻打蒲城。蒲守害怕了，向胡衍请求帮助。胡衍为蒲城去对樗里子说：“您攻打蒲城这件事，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魏国呢？为魏国就好了。为秦国就不能算有利可图。卫国之所以能成为卫国，就是靠了蒲城。现在攻打蒲城把它归入魏国，卫国一定会屈服而顺从魏国。魏国丧失了西河以外的土地而无法夺回的原因是军队弱小。现在把卫国并入魏国，魏国一定会强盛起来。魏国强盛的时候，西河以外的土地一定要危险了。而且秦王将要观察您的行事，危害秦国而利于魏国，秦王一定会降罪于您。”樗里子说：“那怎么办呢？”胡衍说：“您先放下蒲城不去进攻，我试着给您进蒲城劝说他们，以此向卫君施恩德。”樗里子说：“好。”胡衍进了蒲城，对蒲守说：“樗里子已经知道蒲城的弱点了，他说一定要攻下蒲城。我能叫他放过蒲城

不进攻。”蒲守害怕了，就接连向胡衍行礼，说：“希望您予以帮助求情。”接着奉上黄金三百斤，说：“秦军如果退走了，我一定会向卫君报告您的功劳，让您任高官。”所以胡衍从蒲城接受了黄金，由此在卫国享有尊贵的地位。这时樗里子便解除蒲城包围退走，回去攻打皮氏，皮氏没有投降，樗里子又退去了。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去世，埋葬在渭南章台的东面。他说：“过后一百年，这里应该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墓。”樗里子的住宅在昭王庙西边的渭南阴乡樗里，所以俗称他作“樗里子”。到了汉朝兴起，长乐宫在他墓地东面，未央宫在他墓地西面，武库正对着他的坟墓。秦国人的民谚说：“讲力气就数任鄙，论智慧就数樗里。”

甘茂这个人是下蔡人。服事下蔡的史举先生，学习百家的学说。他通过张仪、樗里子来求见秦惠王。秦惠王见到他后很高兴，让他领兵，辅佐魏章攻占并平定了汉中地区。

秦惠王去世，武王即位。张仪、魏章离开秦国，东去魏国。蜀侯嫪毐和蜀相陈壮造反，秦王派甘茂去平定蜀地。回来后，就用甘茂做左丞相，用樗里子做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武王对甘茂说：“我想让有篷帷的车子能通行到三川地区，以此窥探周王国，我就是死了也永垂不朽。”甘茂说：“请让我去魏国，约它来攻打韩国，而让向寿辅助我前往。”甘茂到了韩国，对向寿说：“你回去，对大王讲：‘魏国听从我的意见了，然而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事情成功后，全部都作为你的功劳。”向寿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秦王，秦王在息壤迎接甘茂。甘茂到来后，秦王问他这样做的原因。

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积蓄存在那里很久了。名义上叫县，实际上是郡了。现在大王要背离多处险要，行走上千里去攻打它，很难。过去曾参住在费邑时，鲁国人中有一个与曾参姓名相同的杀了人，有人来告诉他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泰然自若地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又来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镇定自若地织布。不久又一个人来告诉她‘曾参杀人了’，曾参母亲扔下梭子，跳下织布机，越墙逃走了。以曾参的贤德和他母亲相信他的程度，有三个人怀疑他，他的母亲就害怕了。现在我的贤德不如曾参，大王相信我的程度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相信曾参，怀疑我的人不止三个，我怕大王扔下梭子呀。起先张仪向西并吞了巴蜀之地，向北开拓了西河以外的地区，向南攻取了上庸，天下的人并不因此赞誉张仪而由此认为先王贤明。魏文侯命令乐羊领兵攻打中山国，三年后攻克了它。乐羊回来后评定他的战功，魏文侯给他看一箱子诽谤他的信件文书。乐羊再三行礼，叩着头说：‘这次战胜不是我的功劳，是君主您的力量。’现在我是一个旅居秦国的外乡人。樗里子、公孙奭两个人依凭韩国来议论这件事，大王一定会听从他们，这就让大王欺骗了魏王而使我招致公仲侈的怨恨。”武王说：“我不会听的，请让我和你盟誓。”终于派丞相甘茂领兵去攻打宜阳，五个月也没有攻下来。樗里子、公孙奭果然来争议，反对这件事。武王召来甘茂，要停止作战。甘茂说：“息壤在那儿哪。”武王说：“有这么回事。”就大量地发动军队，派甘茂去攻击韩国。砍下了六万个敌人的头，便攻占了宜阳。韩襄王派遣公仲侈到秦国来谢罪，与秦